

【名家解读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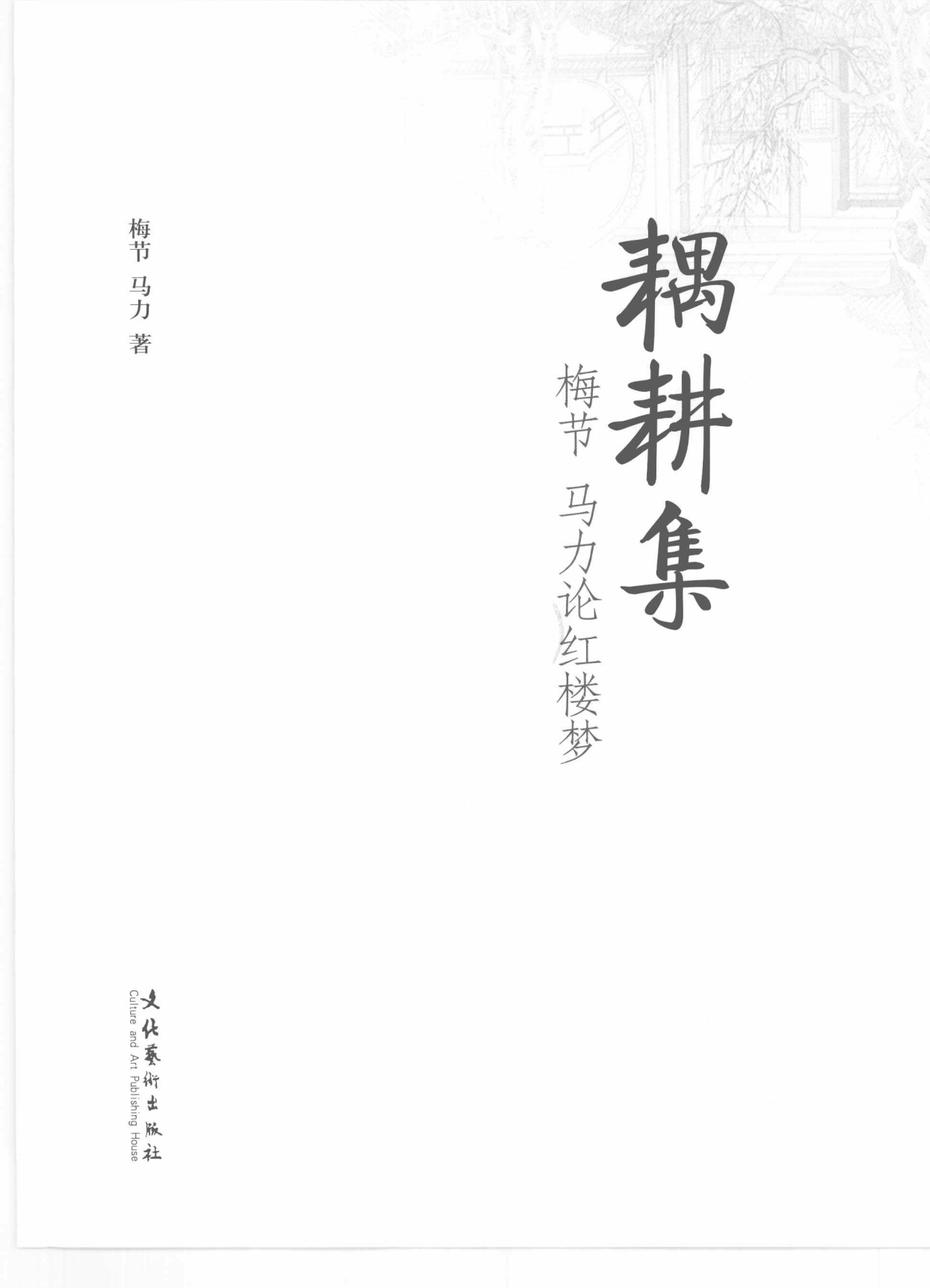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张庆善

梅节 马力 / 著

耦耕集

梅节 马力论红楼梦





耦耕集

梅节 马力论红楼梦

梅节 马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耦耕集/梅节, 马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39 - 3702 - 6

I. 红… II. ①梅… ②马…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1207. 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633 号

耦耕集

著 者 梅 节 马 力

责任编辑 刘晋飞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12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702 - 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一

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破坏的废墟中复苏，在文化研究领域内，最蓬勃发展的是红学和鲁迅研究。在文化革命暴风骤雨期间，以及前前后后阴暗的日子里，《红楼梦》和《鲁迅全集》成了除马恩列斯毛著作外，少数许可阅读的作品，研究古典文学者相率“躲红”，研究现代文学者求庇于鲁迅，倒成就了一大批红学家和鲁迅专家。一旦政治气候转变，和风吹来，红学和鲁迅学就成了这一时期人文研究中的显学。就《红楼梦》研究而言，这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除了各种报刊刊登了大量的《红楼梦》论文外，又相继出现了两个全国性的《红楼梦》研究的专门刊物，还出版了很多红学著作。1980年6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同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中国首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许多省又设立分会。至此，《红楼梦》研究已踏入一个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的时代。在高峰期，估计最少每日有一篇新论文刊登出来，每月有一本新红学著作出版。此外，还陆续有新资料发表出来。

比对中国大陆农场式的红学研究，香港红学只是“耦耕”。本书是梅节和马力两位先生从1979年到1984年间《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结集，其实亦可以说是香港这一期间考证红学研究成果的结集了。香港的宋淇先生对《红楼梦》文学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成就目所共观，为香港最有权权威之红学家。而就考证红学而论，虽有文章专著在香港发表，但多为大陆或海外学者所作，真正能代表此时此地考证红学的成就的，除了梅、马两位，够得上专业水准的，再难找出第三人了。

《耦耕集》涉及考证红学各方面，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就笔者较为熟悉的脂砚斋评语，本书的两篇文章《析“凤姐点戏，脂砚执笔”》

和《关于庚辰本〈石头记〉第四十二回回前的一条脂评》，都很雄辩地提出和过去不同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两条批语指出新的方向。而且由小见大，对脂砚斋和《红楼梦》的关系及《红楼梦》原书创作过程都作出了新的推论。因此笔者在修订《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时，即将此二项意见收入注中，供研究者参考。本书在版本研究方面亦有新的突破，认为红学界向来“把红楼梦分为脂本和程本两个系统，不能反映版本流传的真实情况，正确的应区分为《石头记》和《红楼梦》两个系统。就是说，曹雪芹的小说尚在贵族子弟的小圈子中传阅阶段，便存在《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本子。它们同源异名，各自流传。甲辰本、程本前八十回并非出自脂本，而是来自原先的一个名《红楼梦》的本子”。（见本书《论红楼梦版本系统》）旧说将抄本、刊本截然分成两个系统，就现在所有的《红楼梦》版本看来是不正确的。梅先生的新看法，很受红学界的重视，《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四辑曾作详细的摘录介绍。当然版本情况复杂，要理出版本系统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更细致的论证，新说目前还只能算是假定，我们希望梅先生将这项研究做下去，解决考证红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论己卯本石头记》一文中，梅先生对己卯本和庚辰本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脂砚斋于乾隆己卯、庚辰将《石头记》整理成定本。“己卯冬完成前四十回，署‘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完成后四十回，署‘庚辰秋月定本’。‘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是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定本的前后部分，而不是两个本子”。（见本书《论己卯本石头记》）这一论点则似乎得到不少红学家们的认可，大陆专研《红楼梦》版本而很有成就的林冠夫先生，就曾肯定这一看法。至于梅、马两位先生对曹雪芹画像和佚诗的考证，已为调查资料所证实，正是证明他们考证方法之犀利处。

早在1981年初，《耦耕集》两位作者就提出了建立国际红学研究中心的刍议，并“希望中国《红楼梦》学会承担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其实就当今情势而言，最有条件建立国际红学研究中心的地点正是两位作者身处的香港，最合理想承担此一有意义的工作的应是香港学术界。

三十年前当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学术界一片凋零，《红楼梦》成为禁书的日子里，潘重规先生和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建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开《红楼梦》研究课程并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举办过“香港所见《红楼梦》研究资料展览会”和小型的研

讨会，又出版过红学专著。后来笔者和潘先生前后离港，香港小组的工作遂告停顿。1980年威斯康辛国际红学会后，红学家们希望选香港作为下一届国际红学会议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主任、国际著名的红学家宋淇先生遂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原定会议于1983年6月召开，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开成。1984年，笔者又与宋淇先生计划在中文大学设《红楼梦》研究小组，邀海内外红学家，进行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同时建立红学资料中心，亦因得不到支持而作罢。由此看来，香港作为国际红学资料中心的提议，不易得到官方学术界的支持。民间学术界能达成两位先生的愿望吗？笔者祝愿此中心早日建立起来，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和香港的《红楼梦》研究，也许是对寂寞的香港红坛辛勤的耦耕者最大的安慰吧。

陈庆浩

1986年1月于巴黎

序 二

马力和梅节两位，一是旧雨，一是新知，都是我敬佩的小说研究同道。他们博览，慎思，明辨，勤于著述，做到这行内鲜能臻达的境界。现在他们把多年来分别撰写的红学论著汇集成书，嘱我说几句话，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胆量去碰红学的人来说，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勉强应付，聊博方家一笑而已。

《红楼梦》研究是一门既盛且乱的学问。“五四”以来古典小说研究可读的论著，红学诸作至少占了半数。这门本来已够先声夺人的学问，近来更是风起云涌，锐不可当，各种珍本的广为影印流通，全国性及省市性研究会纷纷成立，期刊与专书的争相面世，国际研讨会的相继举行，都是任何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的。

这样的一套显学却紊乱不堪。《红楼梦》这本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命意下写成的小说，对不同的解释容纳性特强，各种矛盾的说法既彼此排斥，亦相赖并存。研究任何其他的古典小说都难享受到这样的自由。百家争鸣固是好事，这种自由却是红学所以紊乱之原因，以致各种大小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有共同承认的答案。

在这种众说杂陈的情形之下，要创新立异而言之成理，谈何容易。马、梅两位往往能够直指前说之陋，代以新解，实属难得。如集内提出曹雪芹卒于甲申之春，以取替旧有之壬午、癸未两说；史湘云结局之异常平淡；棠村小序说之不能成立等等，破立之间颇有游刃有余之感，二人考证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正因为红学发展迅速，集内所收诸文，早者为八九年前之作，近者也有四五年，其间讨论的问题有何变化？提出的新观点行内有何反映？读者必多

想知道。要补充这些资料，本来在各文末尾添加后记便可以了。现在校样已排好，或已太晚，但仍可在书后增一总补记，逐一交代原文发表以后的新进展。

这种补订的必要，不妨举一例来说明。梅先生曾数度考论王冈《幽篁图》的像主是否曹雪芹（集中收三篇），结论是此人当为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长年幕客俞楚江。像主之不可能为曹雪芹十分明显，他的身份却不易弄清楚。梅先生做的主要是推论，并未提出实物证据。这类实证，后来刘世德、陈毓黑在谢墉的《听钟山房集》内找到一条，证明像主为金梯愚（文刊《红楼梦研究集刊》九期〔1982年8月〕）。因此，在没有发现别的新资料以前，像主的指认应以金梯愚为准。梯愚为别署，至于刘、陈两位所说此人就是状元金铉（字雨叔，号海住），则同样是想当然式的推论。

正如上述，红学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说到这里本该顺势收笔了。但正因为我不治红学，旁观的感受或者可供局内者参考，平时却不易有机会说出来。虽然这些意见大多和马、梅两位无关，而红学的情形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界尖锐化的缩影，这种涉及整个行头的话，在此占些篇幅，想他们不会反对的。

我怀疑红学之盛，除了《红楼梦》本身的创作成功，读者的普及各阶层，以及各种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推动力外，红学家抱着一种惟恐局面简单，读者容易理解的心态，该是原因之一。试看带有脂评的钞本，哪一种不是给扣上好几个简称。如有正本、脂戚本、戚本，根本就是同一个本子，再加上这个本子的两种别本（这还不算有正本尚有大字本、小字本之分）——脂宁本（又称戚宁本）和脂沪本（其实遇到这种情形，应仿程甲本和程乙本之例，用甲乙次序为别，简单易记多了），无异叠床架屋，除了靠搞红学（以及日趋走火入魔的曹学）去维持生计者外，谁不感觉到这是一种无谓的负担，不必要的纷乱？简称只是方便大家识别版本的符号，为何不能仿效天文学星体命名的办法，除非遇到含糊不清的情形，简称就应依从最早的命名，何必庸人自扰，改来改去？

可是，红学正是乱中求盛的玩意儿。数年前曹雪芹佚诗真伪的争论，最近靖本发现和迷失经过的辩难，都是双方喋喋不休，自以为是，互发脓包的活剧。真理越弄越奥晦，读者却隔岸观火，爱看热闹，报章期刊也乐于登载这类备受欢迎的火辣辣文章，很易便煞有介事地成为中国文化界的头条新闻。

这样以量取胜，企图维持红学文章不断在不同性质的刊物内出现，表面看似鼓励百家争鸣（也不见得，当年李希凡、蓝翎辈挟后台势力，围攻俞平伯，俞氏有多少自辩的机会？明哲保身者有几人敢说公道话？），其实是红学家保障筹码的绝招！

红学既有这种容纳性，这门学问也就伪品最多，单看最近十来年“出土”的，什么曹雪芹遗稿、字迹、故居、食谱、笔山、绘像、塑像、书箱、英文史料等等，争相出笼，蔚为大观。发展了几十年的红学，不管各家意见正误如何，早已精细入微，龌龊者自不容置言，不愿错过这条登龙捷径的，便祭起伪造文物的不二法门。遇到质问时，他们不是硬着头皮，节节力辩，以争取最后发言权（在这种场合，最后一次攻击者，总是占上风），便是摆出不屑回答的高姿态。奇怪的是，平素治学严谨的学者竟有不少信此一套，替作伪者辩护，使他们趾高气扬，以堂堂正正的态度出现。

学者的纵容，多半由于采宁可信其有的立场，以为总是继续研究的好，何必下判语，煞风景。这其实和烟草业至今仍竭力争辩抽烟致癌并没有绝对可靠的证据一样可怜。这种歪风蔓延，当局有意无意的鼓励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我有一个治比较文学的韩国同事，两年前应邀访北京，当局安排他去看西山那间把不同来源的诗句乱七八糟抄得满壁都是的老房子，对他说是中国大文豪曹雪芹的住所，喜得他回来以后和我说起仍手舞足蹈，以为是此行最大的收获。这同事的曹雪芹故居游，恐怕还是相当惯常性的娱宾节目。这种乱点鸳鸯谱不是恶作剧，简直是冤孽！

在这种情形之下，难怪最近还有曹雪芹第五代后人曹仪策和其女儿曹悦的出现（这是否表示仍是绝后？）！下次出土的不知会是什么惊人把戏，说不定会是曹雪芹的自订年谱呢。记得1983年初夏，西德有人伪造希特勒手书日记六十二册，轰动一时，事败后锒铛入狱。我真希望中国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能够拿出同样的勇气去面对现实，纠正歪风，宁可教红学减几分热闹，也不要让那些浑水摸鱼的无聊分子横行无忌，妖言惑众。

容许伪品如此充斥，还与红学家的另一种态度有关。许多红学家视《红楼梦》不单无懈可击，而且还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因此一代风箏大师这类殊荣也和曹雪芹搭上钩。谈《红楼梦》也就形成几乎只可以赞，不可以弹的局面（鲁迅研究也是这种极端之例）。治学如此一面倒，究竟是否好现象，我不必多说。

此外，异常固执也是红学界常见的事。红学家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出了意见，往往终生不渝，以后不管多少新资料的发现只可以证明他以前的见解确是精切不移。许多强词夺理的争论都是由此而来。至今仍有人坚持《红楼梦》为石头作的反清复明之书，这种莫名其妙的冥顽不灵亦可以从此角度去理解。对于追求真理的学者，为何承认错失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会是这样难办得到的事？

或者有人会问，我既不治红学，为何要对红学开刀动手术？我并没有挖苦红学家的意思，不少熟朋友都是这行头内的中坚分子。理由在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形并不是红学所专有，其他小说的研究同样如此，只是因为红学家数目多，出版密，一切显得更尖锐化而已。红学界的毛病正代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界的毛病（中国大陆方面特别如此）。以我较熟悉的《水浒》研究为例，上面所说到的政治推动力、赝伪横行、固执己见、夸大作品价值，诸如此类，悉数齐备。我说了这许多话，无非希望大家明白弱点所在，以后时间、精力、物质可以善为利用，减省无谓的重复，摒除赝品和政治的干扰，增加不同观点的考察，避免意气之争和固守己见。小说研究和其他“正统之学”并驾齐驱之日是可以预期以待的。

拉杂说来，浪费不少篇幅，还请马、梅两位和读者诸君原谅。

马幼坦

1987年7月31日于宛珍馆

前言

《耦耕集》是梅节、马力撰写的有关《红楼梦》文章的合集。梅节 50 年代就读于燕京——北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70 年代末移居香港。马力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当时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二人的年龄相差一个世代，文化背景和所受教育也不同，但都喜爱《红楼梦》，经朋友介绍而认识，成为好朋友。我们一起交换研读《红楼梦》的心得，互相切磋，共同探索。常参加议论的还有法国学人陈庆浩先生。到后来我们写署名文章，动笔之前大都仔细征求过对方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文章，是我们合作的成果。集子取名“耦耕”，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研究《红楼梦》，始终属于业余性质，门外谈红，很大程度是受当时国内红学热潮所激励，敲敲边鼓，呐喊助威。虽然我们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些甚至和国内学者的看法迥异而引起争论。不过到 80 年代中，我们就相继退出江湖，兴趣和精力已转移到其他方面。1988 年，香港三联书店汇集梅文十篇、马文七篇，出版《红学耦耕集》。到上世纪末，国内红学界可能认为我们二人的芜文还有点参考价值，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了《红学耦耕集》的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为此举行学术座谈会，与会的学者专家对梅、马的红学研究成果给予正面评价。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增订本”增加梅文《红楼梦成书过程考》、《说“龙门红学”》等五篇，其中《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答吴世昌先生》三篇，港版《耦耕集》原未收。鉴于有关“佚诗”论辩文字，已故吴世昌先生已悉数收入其《罗音室论文集》，而“佚诗”的炮制者竟夸耀他的伪作“使一位红学家认定是曹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为存这桩红学

公案的史实，以便读者了解真相，所以编入“增订本”。《红学耦耕集（增订本）》这次收入张庆善先生主编的“名家解读红楼梦”丛书，书名改为《耦耕集——梅节、马力论〈红楼梦〉》，并根据读者建议重新收入陈庆浩和马幼垣先生为港版《红学耦耕集》所写的两篇序。我们在此再次向陈、马二先生表示感谢。

新版《耦耕集》的所有文章，均注明原刊登之报刊及日期。这次重新核校，除改正文中错字外，也恢复个别被原刊删去的字句，在《曹雪芹小像之谜终于揭关》文末增一《后记》。

梅节 马力

2006年5月

《耦耕集——梅节、马力论〈红楼梦〉》，编成于2006年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版被延后。马力不幸于2007年8月8日去世。现在检视这堆文稿，不无“人亡物在”之感。迴念畴昔，已成隔世；故交零落，痛何可官。但马力的红学文字，特别是其中某些观点和见解，将会流传下去，沾溉后学。这是我们可以预言和告慰的。

丁亥立冬后一日梅节记

目录

序一 /1

序二 /4

前言 /1

梅节论《红楼梦》 /1

围绕《红楼梦》著作权的新争论 /3

——兼评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

曹雪芹卒年新考 /19

史湘云结局探索 /33

析“凤姐点戏,脂砚执笔” /51

说“龙门红学” /60

——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

《红楼梦》成书过程考 /69

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 /86

论己卯本《石头记》 /109

曹雪芹画像考信 /132

不要随便给曹雪芹拉关系 /144

——答宋谋瑒先生的《质疑》

曹雪芹与皇八子 /149

“曹雪芹小像”之谜终于揭开 /156

——谈新发现的《幽篁图》部分题咏诗

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168

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 /172

——兼答吴世昌先生的《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答吴世昌先生 /181

马力论《红楼梦》 /185

《漫说红楼》中关于艺术结构(布局)总纲的提法的商榷及其他 /187

论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205

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212

关于庚辰本《石头记》第四十二回回前的一条脂批 /225

关于《红楼梦》一百一十七回的一个别本 /238

郑藏本《红楼梦》简论 /245

胡适对《红楼梦》评价的评价 /256

梅节论《红楼梦》

MEIJIELUN (HONGLOUWENG)

围绕《红楼梦》著作权的新争论

——兼评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

国内红学界正围绕着《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掀起新的论争。不久前，戴不凡在《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发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长文，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新看法。他认为，曹雪芹并不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在他之先，一个被称为“石兄”、自称“石头”的人，已写成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风月宝鉴》，后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石兄”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将一部黄色小说改作成伟大文学名著《红楼梦》。《人民日报》2月27日以《关于红楼梦作者质疑》为题，报道了戴文的主要论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5月份出版的《北方论丛》第3期，又续登了戴不凡的《石兄与曹雪芹——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第二篇》，同期还刊载了张锦池的《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与戴不凡商榷。看来，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讨论，已逐步展开。

《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症结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两百年来，这个问题曾不断被提出，不断被证明，好像已经解决了，实际并没有完全解决。原因是《红楼梦》是一部半隐名小说，小说脱稿后只在一些友人中传阅，作者并未署上自己的名字。关于作者，书中第一回楔子只有含糊其辞地交代，说是女娲炼石补天，单单只剩下一块石头未用，弃置在大荒山青埂峰之下。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将之变成一块美玉，携入红尘，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劫终之后，通灵玉复还